

算人谣曲

箬人谣曲

本集为新编，集名取自本集一作品的标题，收作者 1925 年 7 月至 1934 年 7 月发表的民歌体诗作 9 篇 72 首。其中《箬人谣曲》和《箬人谣曲选》系作者依据其家乡一带的山歌收集、整理而成。作者在《箬人谣曲》的“前文”中对两篇“谣曲”的收集、整理的背景及经过作了详细叙述，还于每首“谣曲”的前后作了若干说明与“解释”因此将它们一并编入本集。

乡间的夏

（镇箠^①土话）

嗯，嗯，真是！

北京的夏天热得难过，
有些地方的夏天蚊子又多。

我心里想：

只有我乡里那种夏天，
𦵑𦵑仔^②整天把身子泡到河中间。

是吗！𦵑𦵑仔到水中去
摸鱼，筑坝，浇水，打哈哈。

看热闹的狗崽它倒“温文尔雅”

在那刺栎树下摇尾巴。

清闲无事的要算那些桑树园里小鸡公，

怪讨嫌——怪可恶，

它们正因其“游手好闲”在那里相骂相哄。

好多家家伙伙都在热烘烘的太阳下睡了，

——活落！活落！——

莫打眼闭 的怕单单剩那条 扑扑儿小河！噢，
我真忘晕了！

我错，我错，
河岸旁边竖矗矗站起的那个水车
不是“咿呀—— 咿噫呀 ”正在那里唱歌？！

您妈，④天气又不好热！
天气是这样热，
一个二个都愿意来大树下歇歇：
歇憩的是些苗老庚，
他们肩膀上扛了些柴米油盐——
扛了些青菜萝卜赶进城。

那个晓得他们为的什么事？
或者是热气攻心，
或者是赶路要紧：
老庚们一个二个，
脑壳上太阳边汗水珠像黄豆子大颗大颗。

大家揩脑壳上的汗，
大家吃荷包里的烟，
大家到水井旁去喝两瓜 𦍋凉水，
事情不忙的
也狠可以随便倒到岩条子上去睡。

树子下有的是粕粕同甜酒，
（拿甜酒来淘凉水那又不对路！）
卖甜酒的口比缸子里甜酒还更甜，
但萧太爷的筵席
（吃得也好，吃不得也好）
吃完后他同你说“赊账免言”——
任是他亲舅子也要现过现。

（倘若是）一个生得乖生乖生了的
代帕，阿妍^⑥过道，
你也我也就油皮滑脸的起来捋毛。^⑦
轻轻地唱个山歌给她听，
（歌儿不轻也不行！）
——大姐走路笑笑底，
一对奶子俏俏底；
我想用手摸一摸，
心里总是跳跳底。^⑧——
只看到那个代帕脸红怕丑，
只看到那个代帕匆脚忙手。

最有精神（像吃了四两高丽参）的
只有几只鸡鸭屎，^⑨
一天到夜坐到那树头上

高喉咙大嗓子吟诗。
饭蚊子最不中用；
饭蚊子但会指脚抓手：
它在那些打鼾的老庚脸上，
讨厌死人却打也打不走。

看到太阳落了坡，
看到牵牛的代狗走过河。
看到茅屋顶上白烟起，
这时的蚱蜢，蟋蟀，——绿蛤蟆，
一起（眼屎懵懂）唱歌。

六月不吃观音斋，
打个火把就可跑到河边去照螃蟹：
“耶 咻耶 咻——孥孥唉！
今天螃蟹才叫多，
怎么忘记拿箩箩？”

六月二十日于北京窄而霉小斋。

话后之话

我所见到的散文诗，左看右看总分不出它是短的散文还是诗来，所以甚至于连别人但提到散文诗时我脑壳就掉了转去，不参末议。至于最新的什么白话诗呢，那中间似乎又必须要加上“云雀，夜莺，安琪儿，接吻，搂抱”才行。我耳

朵没有其他少年诗人那么大福气，除了麻雀同蝓蝓儿外，委实没听过什么夜莺。眼睛又患近视，见不到什么仙人。接吻则并看也不曾看过，吻是甜还是酸的我也在怀疑。至于搂抱，那不消说梦也不曾梦过了！

没有会做诗而又做出写出与诗约略相似（一律用中国字，一样的用了点韵）的东西来，无以名之，乃谓之为“土话”。

镇箴土话者，即苗民杂处几同化外之湘边镇箴地方土话也。为保存趣味的缘故，本想不加什么注解；但为使这趣味普遍的散到读者心中去，又不由我不下一点小注解了。

我的文学解释，是：用笔写出来的比较上新鲜，俏皮，真实的话而已。若因袭而又因袭，文字的生命一天薄弱一天，又那能找出一点起色？因此，我想来做一种新尝试。若是这尝试还有一条小道可走，大家都来开拓一下，也许寂寞无味的文坛要热闹一点呢。

本篇发表于 1925 年 7 月 12 日《京报·国语周刊》第 5 期，署名沈从文。未说明的注释均为作者原注。

编者注：镇箴 指作者家乡湖南凤凰。

舂伢仔 即小孩。

即瞌睡。

同“妈的”一样，带骂人口气，但自言自语也加上。

叫苗民为老庚，意即不歧视，以他为庚兄的样子。

⑥ 代帕为苗姑娘，阿 舂为苗妇人。

⑦ 舂毛 即开玩笑。

⑧ 这是一首极好听的山歌。

⑨ 鸡鸭屎即蝉，以音相近。

镇筴的歌

发了气的老孀，
口上骂“悖时底 悖时底 悖时底，……”
老孀你莫骂；
告你莫骂就莫骂！
“悖时莫悖我，老孀嫁送我！”
老孀是年青人，
不做声就走了。
——卖油菜的苗姑娘——

昨天嫂嫂说有病，
嫂嫂房里不准人进：
你说是个什么八宝精？
原来嫂嫂得了个 射 孥孥呦！
妈，妈，这个孥孥你说昨夜涨水网来的，
我们那面罨不是通了个眼眼还不补好吗？
——侄儿——

看见吹唢呐的苗子，
嘴巴胀匡匡底。
看见吹牛角的光兴，
口宽宽底。
杨三那一张嘴巴，
只好掐一根四季葱来吹。
“杨三打哈欠吃暗亏，”——
那末 呶 的嘴巴，
怎么不吃暗亏？
——杨三的嘴巴——

天上落了些毛毛雨，
地上走来滑溜溜。
孬孬暖！
你听我讲：
三不知到街上滑倒时，
你这衣服是新底；
切莫做饿狗抢屎！
——雨后——

矮子杨老五，
麻絮^①死了天天吃豆腐；
怎么天天吃豆腐？

豆腐说是能清补。

——豆腐——

圈子里两只鸡公嘴巴乱天啄，

圈子外看的人打哈哈。

只有天宝独不笑，

为的是杨合元票子别人不要。

“还有三吊 还有三吊！”

谁知今早上是碰到什么鬼？

喊了半天也无人理！

——斗鸡场上——

老韩辣子颜色都莫红；——

别人的辣子红东东。

咦噫！你这老弟专门嚼精，

添你点不是不行！——“老韩卖辣子

屙屎见功夫。”

——老韩的辣子——

十四年七月，于北京。

本篇发表于 1925 年 9 月 20 日《京报·国语周刊》第 15 期，署名沈从文。

作者原注：麻絮意同“吝啬”；在别处自然训作“烦琐”。

初 恋

到阎王殿去抽陀螺，
这意思我不说妈同爹都不知道。
抽，抽，抽，抽，
陀螺在地上转成一团风了；
还是抽，抽，抽，抽。

我身子好像也慢慢转起来，
我身子好像也慢慢转起来；——
似乎也变成一个陀螺了！
因为庙里那个年青青底尼姑，
一对亮晃晃底眼睛，
同我手中这条小鞭子一样。

“ 师父 暖 师父 暖 ，
你莫要抽了吧 ！

你再抽我，我回家去就会大哭！”

师父莫有听我的话，
我脸庞儿绯红偷偷跑回家，
师父的鞭子我实在怕！

我梦里常常变成一个 陀螺，
是敷有金赤美丽颜色的精致陀螺
在年青的师父鞭子下最活泼的旋转
在年青的师父手上卧着歇憩：
师父底梦我不知，
但是，我一到阎王殿，
师父的鞭子就在我身上抽来抽去。

一个夏天的时光都消磨到阎王殿那片三合土
的坪上了，
别人说我爱抽陀螺成了癖。
这意思我不说爹妈都不知道：
我是跑去到那里让年青的师父用鞭子抽我底。

十四年七月，于北京。

本篇发表于 1925 年 9 月 20 日《京报·国语周刊》第 15 期，署名沈从文。

还 愿

—— 拟楚辞之一

锣鼓喧阗^① 苗子老庚酬傩神 ，
代帕阿 姪 花衣花裙正年青：
舞若凌风一对奶子微微翘，
唱罢苗歌背人独自微微笑。

傩公傩母 座前 唢 呐呜呜哭，
在座百人举箸一吃两肥猪 。
师傅白头红衣绿帽刺公牛，
大缸小缸舀来舀去包谷酒。

三月二十八日

本篇发表于 1926 年 5 月 6 日《晨报副刊·诗镌》第 6 号，署名小兵。

喧阗 声音大而杂，形容热闹拥挤。

酬傩神 一种又名“还傩愿”的祭祀活动。

傩公傩母 又称圣公圣母，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傩神。

吃两肥猪“吃猪”和“吃牛”系苗乡以往祈禳鬼神、除病求子的两大祭祀活动。“吃猪”又称椎猪，“吃牛”又称椎牛。

算人谣曲

（前文）

在山上，长住下来，清闲得正如同做和尚模样。初初的出家，总像不惯，还俗是日夜所思量的，但又不能。感到要做一点事才容易过去似的每一天，真是好长的一天！若真是和尚，每早晨天还未大亮时，就爬起来扛一个杵，走到大的铁钟下去一杵一声佛的打个尽兴，也许是颇好玩的一种生活吧。可是在这里，既无钟鼓可来送我打打擂擂，别的什么消遣又找不到，在闲散中居然受起窘来，怕除了七年前我在槐化镇 时就是如今了。在槐化时，因为是大批执刀扛枪的队伍而深入了盗匪的老窝里去。我便同我的同队伍人，以看砍人头那种事为消遣，在那时，且不单是我们小兵孩子逞是如此，军法长，或者参谋，把犯人的罪状，像背书样子，在受刑者面前读毕后，就那么匆匆忙忙，抱了他的水烟袋，赶即 从一条小路跑到桥去欣赏这囚徒向灭亡的道上所举行的悲壮仪式的，也成了常有的事了。如今是并这种高雅的典礼

也无从参预了，说来真怪寂寞。

走下山去，在那所谓国道的石子路上，间或有一辆汽车过去，看着汽车中，胖肫肫肥豚样的坐客，也是无聊而已。

较高雅一点的事自然还有，就如陪到 周老丈，到草丛里去听蛐蛐儿叫，听完蛐蛐儿时，回头便做一首五言律诗，取名为“草际闻蛐有感”或别的什么。不过这又非平常之人所能。关于做诗，得有诗兴的人去做，才是话的。我是单从爱用感叹符号一事上，使自己不能成一个诗人而与诗远去了。

从蛐蛐儿的无意思的吵吵闹闹中，我既然是找不到玩意儿来，我便闭门坐下。

闭门既不是读经温史，于是隔壁一位先生，便把每日“郎爹”郎爹”，半年来还是“郎爹”郎爹”的胡琴声，不问我嗜好是否有如此雅致，却大大方方介绍给我了。镇日里听他的不高明的胡琴，固然是觉到可憎的时候为很多。然而，从这琴的声音上，我却想起唱戏的事业来。

红花脸杀进，黑花脸杀出，赤了个膀子的人，接接连连的出到台上来翻筋斗，穿红绿衣服，用颜料修饰了眼目，学婊子到戏台上走路，窄起个嗓子学女人唱二六原板，据许多精神上拖了辫子的说，这就是中国的唯一的艺术；属于这类人，则为艺术家；现在的大学校教授们，就是能欣赏这艺术的人。呵，这样一种高尚的事业，我怎么还不去赶快学？若是因了我脸儿不好看，不能使看我唱戏的男女们各得其所，则我何不去学唱须生？到学成像嘶起个嗓子那姓谭的烟鬼时，

有钱以外还可以勾动教授同教授太太，又可以请教授做秘书，又可以请博士做文章，为自己到外国报上去吹，也是一件有趣而又合算的事业吧。然而——

然而，好是有这么许多好处，此亦不过想想而已。即或我如今努力去学，待到喉咙带了痰，所谓炉火纯青时，那一群有遗老不健康的嗜好的名教授名人，或者已可以借重他的脚踝骨去打鼓了。又即或，这些名教授名人，一个二个，都还是壮壮实实的，能够每天于讲台上讲完莎氏比亚易卜生后，重新对镜把领结整理得平平妥妥，带了太太爱人，上什么园上欣赏艺术，并且，国立大学，又为我们新养成了可以上的具有此等鉴赏眼光的遗少们，来为我喝彩，使我学成时总不至于因缺了赏鉴家而觉到寂寞，但为的是这个时候，我不能听到为我站在台上忍了气绕一个弯子而奖励的掌声，我于是决计不去学戏了。

因了隔壁琴声的可憎，致我不敢去想学戏吧，也像是。至于那位先生，是不是为了一个颇大的希望才去学拉琴，那我可知道了。

秋天来了，人更无聊。蝈蝈儿同蚰蚰，都像叫得软了劲帮，渐渐的是从唱歌样的调子变成叹气似的调子了。山上的新秋的气象，正适于各处去玩。想去八大处看看那壁崖那一向留有许多诗的大石头，又无一个人能伴到我骑驴子。没有办法，只得一个人在山腰镇天的跑。拣荒僻小径上爬来爬去，练习我的腿力。像我样爬来爬去，而另有一种努力的，便是那类年青的穷的捡柴割草的女人，身子壮实的如同一匹野猪，而且长得美好，不疤不麻，脸庞儿桃红，令人同时想起山林

里的初熟的野生桃子，顶适宜于年青人在她们身上施布官能上的爱情，倘若是两人同了意。对于这类女人的好处，我还觉得我缺少了夸张的天才，不能稍稍逾量的来恭维一下。我虽然是一个缺少那种野趣的人，可是一见到她们，或是听到一个地方，幽幽的有了女人说话声音时，总不能自制，我对这类健康的娱乐生一种遐想！

我想起在我乡下，这样天气，适当挖蕨折包谷的时节，工作的休息里正不知是给了若干年青男女们的娱乐的方便！在这里却连借此来表示两者希望的山歌也不能闻，很是奇怪的事。要说是这类人是没有这种需要呢？我可不敢相信。在森玉笏一带，当到大家全在那里歇憩时，从我的眼睛检查下，竟是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合宜于在山坡坳里太阳下头，用木叶作为褥子来举行这种健康的娱乐的。也许是近于都城的人，都学到了在“温的接吻”中是应守着死样的沉默吧，那可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事情了。

我才说到，我是颇像缺少那类野趣的，但，天气适中不怕中暑也不怕受凉，同伴呢，又是这里那里，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仍然不能一概忘情的结果，是使我不能自己的每日每日到半坡上去低低的唱我所知道的那几首山歌。在赞美裸着样自然的一切时，用朴质的谣曲较之更文雅一点的诗歌是尤其适当，那可用不到再得我加以解释吧。我唱歌时，声音的轻到只有我自己仿佛能听见，一半是我声音本不佳，另一半则是我还怀了一种恐惧（我恐惧我的歌在女人心中生了共鸣时那一种怕的变化）！其中有些正当我身前过去时，听到我在歌，却低了头轻轻的笑着走去。我总想说：“年青的人儿呵，让我在你对面坐下，认了你的憨笑，我将告你唱年青人